



网上杀手

本书以网络聊天室、社会关系网为背景
一明一暗两条主线贯穿其中
揭示了社会的复杂性，批判了人性的丑恶

下

萧迹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I247
9700.2

网上杀手

本书以网络聊天室、社会关系网为背景
一明一暗两条主线贯穿其中
揭示了社会的复杂性，批判了人性的丑恶

下

萧迹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十二)

这天，冯乐决定再去受害者家中看看，按他常年办案的实践经验，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害者家属会逐渐从沉重的悲痛中摆脱出来，理智也渐渐恢复了，回忆起由于情绪的原因而忘记或不曾注意的细节。所以，冯乐在这个时候特别注重同受害者家人的谈话，以此获得重要线索。

当冯乐向张静的父母出示那张写有“一春”的纸条问他们是什么意思时，他俩还和过去一样，不解地摇了摇头。

“一春？我从来没有听张静说过这个词，也没有见她写过这两个字。”张静的父亲吃力地回忆着。

“没有，我也从没见过或听她说过一春。”张静的母亲也喃喃地说道。

就在这时，张静四岁的小侄女芳芳从里屋跑了出来，大声地说：“我知道，我知道一春是什么。”

冯乐暗暗惊喜，连忙问道：“你知道一春是什么？”

小女孩看到大人们对她说的话那么在意，十分得意地说：“那是小姑的名字。”

“别胡说，小孩子家懂什么，大人说话不要插嘴。”张静的妈妈转过头来又对冯乐说，“你别听她的，我们家小静静什么时候也没叫过这样的名字。”

“就是姑姑的名字。”芳芳十分委屈但又很倔强地说道。

“你怎么知道的，快告诉叔叔。”冯乐蹲在芳芳面前微笑

着说。

“一次我和小姑在家，有人打电话说找一春，我说你找错了我家没有叫一春的，说完就要放电话。可小姑听见了马上跑过来说是找她的，后来我问她，她没理我。”小芳芳一口气把话说完，累得直喘气。

“好孩子，慢慢说。”冯乐说着轻轻拍了拍她的小脸蛋，又问，“那后来，你接过这样的电话没有？”

“没有，”小姑娘有些不好意思，好像做错了什么事似的低下了头。

“你以后听过别人或姑姑再说过一春这个名字吗？”冯乐继续诱导道。

“没有，只是……只是……”芳芳在努力地回忆着。

“只是什么？来坐到叔叔这里说。”说着，他把小芳芳抱在了腿上，同时，给贾小龙使了个眼色，小龙转身走了出去，不一会儿又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两盒巧克力递到了冯乐的手中。

“来，吃块巧克力再说。”

“我不吃巧克力。”小芳芳一边用手接，一边又拒绝。

“为什么？”

“姑姑说过巧克力要送给最亲爱的人。”小芳芳的话把旁边的人都逗乐了。

“你就是最亲爱的人了，你看你是爸爸、妈妈的最亲爱的人，也是爷爷、奶奶最亲爱的人，所以呢你就可以吃了，你说是不是啊？”

“那我就吃了。”小芳芳高兴地拿出了一块含到了嘴里。

“那次你听电话里找一春的是个叔叔还是个阿姨？”冯乐

看小芳芳真的想不起什么了，便换了个问题。

“是个叔叔。”小芳芳很肯定的说。

“那是……”四岁的小芳芳把冯乐的耳朵拉过来，凑着耳朵小声说，“那是小姑姑的男朋友。”

“你怎么知道的？”冯乐看着稚气可爱的小芳芳很慎重地问道。

“我猜的。”

“嗯？你怎么猜得啊？”冯乐看似很感兴趣地问道。

冯乐的表情鼓励了小家伙，她恨不得把自己知道的所有东西都告诉冯乐，“姑姑打电话时可高兴了，说了好长时间的话，最后姑姑脸都红了，还不让我站在旁边听她们大人说话，可我知道那边就是她的男朋友。”

“小芳芳不准再胡说。”张静的母亲故作生气的样子对芳芳嗔道，同时，又对冯乐说，“冯处长，您不要听她的，静静从来没有男朋友。”

“我没胡说，我就是没胡说。”小芳芳大声抗议着。

回去的路上，王思仪聚精会神地开着车，贾小龙也一改往日的咋呼劲，静静地想心事。

冯乐双手抱在胸前，两眼平视着前方一语不发。他想如果真如小芳芳所说一春是张静的另一个名字，那么这个名字是她自己起的还是别人起的——或是凶手起的。如果是自己起的她为什么要起这样的名字，是别人起的，其用意是什么呢？假定是凶手起的，而张静又怎能欣然接受呢？换言之，如果一春是张静的名字，那么二月、三梅是不是也是康楠和韩菲菲的名字呢？

冯乐坐在他那宽大的办公桌前，把三张小纸条很有顺序地摆好。纸上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字毫无生命地躺在那里，冯乐却感到每一张小纸条后面都暗藏着一部血淋淋的恐怖史。

这一切真如他所猜测的那样，这三个词都是凶手为三个女孩子起的名字，以某种三人都能接受的方式，成了三个姑娘的另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名字，其意义何在呢？是被害人数目的排列？也就是说凶手的行为是有计划的、有预谋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数字的公开则是对公安机关的一种挑衅。他又联想到了前几天看的一部美国刑侦方面的参考片，说得是一个变态杀人狂，把耶稣英文名字的字母拆开，并在电话号码簿上分别找到由其中每一个字母打头的姓氏，接着把这些素不相识的人凶残地杀死，肢解他们的尸体，并从每一位受害者身上取下一个部件，再把这些来自不同人身上的部件连成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受难体。最让人们惊诧的是，这个凶手在日常生活中却是一个彬彬有礼，喜欢助人行善的牧师。如果这个凶手也如这个牧师一样，在按他自己的计划完成某种残酷的行径，那么在一春二月三梅的后面还会有四、五……想到这，冯乐不寒而栗。

这时，贾小龙和王思仪走了进来。

“你们来得正好，我正准备找你们呢。”冯乐对他俩说道。

贾小龙坐到了冯乐对面的椅子上，王思仪倒了杯水，斜靠在桌子旁。

“对于张静小侄女芳芳的话，你们俩有什么想法也谈一谈。”

“我觉得小芳芳说一春是张静的名字这条线索非常重要。”贾小龙抢着说。

“你这话跟没说似的。”王思仪在旁边调侃道。

“你让我把话说完行不行？”贾小龙不满地看了一眼王思仪继续说道，“张静叫一春，她为什么起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恋人之间的昵称还是在什么特殊的环境中使用的符号？一春、二月、三梅这样的名字如果和她们本身的名字有什么联系也可以说得过去，但是无论是张静还是菲菲、或是康楠，她们既不是家里的老大、老二、老三，她们的名字也和这个春、月、梅没有任何关联。所以，我想首先应该弄清这三个名字会出现在什么样的特殊环境？”

听完贾小龙的一席话，冯乐很受启发，但他不想让他俩感到自己没有推测到这一点，便点点头说：“好，小龙现在进步很快，我们想到一块去了。”

听了冯乐的夸奖，贾小龙高兴地说：“这主要还是冯处长时常教悔的结果。”

“得了吧你，你小子是给杆就上啊。”冯乐笑笑继续道，“咱们再想想看在什么样的特殊场合，会有这种带有某种特殊含义的名字？”

“网络聊天室。”一直没再言语的王思仪这时说道。

“网络聊天室？你怎么知道的。”贾小龙问。

“那天，从张静家出来我就在想，如果按照小芳芳所说的话来说一春是张静的名字，我们认定二月、三梅是康楠和韩菲菲的名字，那么，破这个案的关键就应该从这个名字入手。这几天，我一直琢磨在什么情况下人们会接受这种不老不新的名字，刚好那天我的一个表妹来家说她现在是个网虫，一天不上网就难受，说什么网上聊天可有意思了，还告诉我她的网名叫什么黑衣女人。我说怎么起了这么个怪名字，她说

网上尽是这种名字，什么天天向上啊、云织衣啊、纸项链啊，想叫什么叫什么，她这黑衣女人的名字还算是个不怪的。我就问她像一春、二月、三梅什么的有没有，她说那都是最简单的名字了，不过她没有见过，不知道是不是她常去的那个聊天室的。后来，我就到网上聊天室转了转，果真如我表妹所说聊天室里的名字真是五花八门，还有一些名字起得特别黄，什么大乳房、我想做爱什么的，网络也该扫黄了。

“扫黄之事还是留给扫黄办吧，咱还得把劲头用到咱这个案子上。现在我们的认识都统一到了网络上，我想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应该转移到网络聊天室。至于怎么操作，来！咱们细细琢磨一下。”冯乐说道。

.....

下午，他们驱车去了“唐京快线”，主管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叫一夜情，用冯乐的话说也是一个怪名，人长的很清俊，待人也很随和，但冯乐从他那充满友情的微笑中明显感到更多的是一种职业性的热情。冯乐知道自从中国有了股票、期货、彩票、房地产、电脑软件开发等领域之后，财富和年龄不再成正比，面前这个还没有完全脱掉稚气的年轻人，他的资产可能一千个冯乐也比不上，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冯乐办案的情绪。

他简单向对方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小伙子很聪明，坦率地说：“一春、二月、三梅这三个名字我见过，她们过去经常到我们唐京快线上的聊天室来玩。”

他这一句话说得三位警察是面面相觑。

“噢，这个你们不用吃惊。”他继续说道，“咱市上的这三起案子，只要不是在家里面壁思过的隐士谁都知道，那三张

小纸条以及上面的内容早在市里传遍了。我猜她们就是上网之人，一春、二月、三梅显然都是网名，但不敢肯定她们上哪个网站的聊天室。我想她们既然都是唐京人，上唐京快线的机率最大，我就先查了我们的‘在线’情况，我们‘快线’有个规定只要进入我们这个聊天室的人，必须要注册，我通过对注册的查寻，先后找到了她们的名字。”

听了他的话，冯乐的心咚咚地跳，心中涌出阵阵的狂喜，但他努力保持平和，只是严肃的问：“既然你当时就知道了这三个人是你们网络聊天室的常客，为什么不报案？”

“怎么说呢？第一法律没有强制要求我们必须这样做。再者，我也只是在我的注册资料中看到了一些和你们案子中雷同的名字，但这些名字在我们这里只不过是一些符号而已。”一夜情不卑不亢地说。

而此时贾小龙还沉浸在一夜情的一席话中，问：“通过这些注册记录，我们是否可以了解到她们的真实情况？”

一夜情淡淡地看了他一眼，笑着说：“问题就在这儿，尽管在注册中我们要求得很具体，内容也很全面，像真实的姓名、真实的所在城市、性别、年龄、还有 Email 等等，可是你们知道网络世界是一个自由的空间，也是让每一个上网人迷恋的地方。尽管我们要求得很严格，但她们依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填写。当然，我们可以通过某些设定的程序，使上网人不正确填写就不能进入聊天室，但这样做会使很多人因此不愿进入我们的网站而选择别的网站，这不但影响了我们这个站点的探访人数，也直接影响到我站的效益，所以……”

听了一夜情的话，冯乐的心不免有点凉，但他还是满怀希望地想在这里了解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于是，他说：“那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这三人的注册情况吧。”

“好。”说着，一夜情手握鼠标在电脑上开始了运作。随着鼠标的点击，在电脑屏幕上，冯乐他们看到了一春、二月、三梅的资料，说实在的真如一夜情所说，没有什么特别有价值的东西。不过令冯乐感兴趣的是，三个人的注册名字中没有一个是按要求填写自己真实姓名的，一春在注册中的真名栏中写的是长发飘飘，二月是蔚子，三梅是望月。再从长发飘飘、蔚子和望月往下查，长发飘飘的后面依旧是长发飘飘，蔚子后面却是蓝雨儿，蓝雨儿的后面才是真名康楠，望月则是风中云，风中云再往下查就没有了。再从她们三人的登录次数上看，都不下五百次。

“把她们的这些资料给我们出一份。”冯乐把话尽量说得很客气，但常年的工作性质，使得他每次说话总摆脱不了那指令性的味道。

“没问题。”一夜情并没有在意他的语气。很快，打字机就将她们三人的资料打印了出来。

这时，冯乐又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问道：“你们聊天室中有没有四字起头的名字？”

“有啊！很多，您请过来看。”说着，一夜情又在电脑上连敲了几下，只见屏幕上刷地出现了一连串的名字，他又点了几下，映入冯乐他们眼中的是一连串四字开头的名字，什么四喜丸子、四丫头、四脚猫、四环素、四剑客、四小姐……尽是乱七八糟的称呼。

“把这也给出一份吧。”冯乐说。

“没问题。”一夜情答应着。

冯乐很欣赏这位有个怪名子、办事很爽快的年轻人。他

觉得年轻人就应该这样,充满活力、办事利索。正想着,一夜情已把他所要的东西给打印出来了。

出了“唐京快线”,三人上了车直奔市局。

王思仪边开车边说:“头,从她们三人的登录次数和连续的换网名,可以断定她们肯定是老网虫了。我想她们会不会在网络聊天室中认识了凶手,通过不断地联系直到被这个网上杀手所诱惑。也许是在相识前她们的名字引起了杀手的注意,也可能杀手让她们改换了自己的网名,在她们和网上杀手发生了‘网恋’后,最终被骗被害。”

“那凶手杀人的动机是什么呢?世界上没有毫无动机的爱,也没有毫无原因的恨。”贾小龙说。

“世界上不但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有无缘无故的恨。”思仪继续道,“《魂断蓝桥》那个电影你看过了吧,两个陌生人因彼此的一个眼神而产生了永恒的爱情故事。”

“那是电影。”贾小龙打断思仪的话大声说。

“电影也来源自生活嘛,其实生活中就有这种事。据心理学家分析:每一个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在他(她)小的时候,心中都会有一个白马王子、白雪公主的模子,当生活中忽然出现了这样一个形象,他(她)便会很自然地对他或她产生一种美好的感觉。同样,在大量不同的案例中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各种各样的杀人狂,他们和被害者本没有任何联系,却以种种残忍手段杀害了对方。有的凶手只因为小时候被某种人或事伤害过,长大后,他只要见到和这种人或事有些相像的人或事,就会起杀心;或在爱情上受到了打击,见到

和自己女朋友相像的就想报复对方,这在现实社会中已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不少了。”冯乐插话道。

“那也是西方国家的产物……”贾小龙还想往下说。

“其实在中国也有很多，”冯乐打断他的话继续说，“心理学过去在我国一直都不被重视，一些人心理很不健康，但只要没有完全变成一个精神病，就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我们往往只说这个人比较怪，与常人不同或不好打交道，其实这个人已经具备了精神病的初期症状。特别是这几年社会正处在大变革之中，变化的速度是越来越快，人们的心态被各种各样的因素所干扰，在强大的压力下心态被扭曲，导致本就很脆弱的人心理变态，对社会构成了危害，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你们看现在的人火气一个比一个大，只为了一点的皮毛之事而大动干戈的比比皆是。”

“头，今天看了她们三个最后一次登录的时间和被害日期后，更加证实了我开始时的那个想法，她们的被害顺序是有规律性的。”王思仪的这句话引起了冯乐的高度警觉，说，“那你就把这个规律再说说看。”

王思仪把车停到了路边，从上衣口袋中拿出一张纸，展开后扭过身交给冯乐说：“你看一春是三月十一日最后一次上的网，五月被害；二月是七月七日最后一次上网，九月二十日被害；三梅是十一月十四日最后一次上的网，第二年元月十九日被害，都是间隔三个月的时间。三个月一个周期，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这说明了凶手是有计划有预谋行施犯罪的。”冯乐点了一根烟接着王思仪的问话说道。

“这家伙还挺厉害啊！”贾小龙道。

“随着社会的发展，高智商罪犯会越来越多，这就要求我

们的办案思想，侦破方法也要随之改进了。”冯乐感慨道。

(十三)

这时，冯乐的传呼机响了，上面的留言是：何莉女士请你速回电话，有急事。

一见这，冯乐的眉头就皱了起来，他非常恼火地想：为什么案子一有进展，何莉那边就来事，一天到晚尽是一些婆婆妈妈的事。人家都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一个伟大的女性，自己身后这位伟大的女性却是个事篓子，整个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想到这，他很不高兴地打开手机问道，“又有什么急事？”

电话那边的何莉倒没有在意他那不耐烦的声音，只是急切地说：“冯乐，二叔出事了。”

一听二叔两个字，冯乐的心就被猛地提了起来。自从上次二叔赞助了自己三万块钱，冯乐内心深处总有一种预感，觉得迟旧要有事，至于是什么事，只是个时间上的问题，而今天？

“怎么啦？你慢点说。”

“前段时间，二叔又在市里开了家夜总会，里面设有桑拿、保龄球什么的，本来什么事没有，也不知道你们公安局这两天犯了哪门子的精神病，搞什么扫黄打非，把二叔给抓了。”

听何莉这么一说，冯乐心里什么都明白了，他知道二叔

绝不是省油的灯，肯定在桑拿部或是什么地方安排了小姐，至于他主动安排还是睁只眼闭只眼暂且不说，但他的夜总会有卖淫嫖娼的行为绝对错不了。

“好了，好了。”冯乐有些不耐烦地打断了何莉的话，说真的，这两天他的心情够烦的了，凶杀案还没有丝毫的进展，可何莉那鸡毛蒜毛的事却一件也不落下。更何况身边还坐着贾小龙和王思仪，他不想让他俩也知道这件事，于是他说：“下班我马上回去，回去了咱再说吧。”

“你还说什么下班？二叔还被关着呢！”何莉的声音都变了。

“急有什么用，我现在正和小王、小龙在外面——回头再说吧。”

何莉一听冯乐这样说，知道他现在不好说话也就不再逼了，但她还是不甘心地说：“那你一定要快点！”

冯乐关上手机，情绪十分低落地望着窗外。他知道这件事无论多么困难他都不能推脱，毕竟二叔在自己最为窘迫的时候帮助过自己，不管二叔当时出自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动机，但自己那个梦想了多少年的房子终究是在二叔的资助下得到的。可问题是想管又该怎么去管呢？车到山前必有路，等回去把事情弄明白再说吧。想到这，冯乐的心情倒好了许多。

望着一直沉思不语的冯处长，王思仪说：“头，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你看我们能做点什么？”

冯乐故作轻松地一笑，“什么事也没有，’你嫂子想我了。”

三人为冯乐这句并不很幽默的话“嘿嘿”的笑了一阵。

.....

接着大家都不再说话了，只能听见汽车发动机转动的声音。

车子又转了几个弯，停靠在了路边。

王思仪一边停车一边说：“头，我和小龙还有点事，向你请个假，不好意思了，车你自己开吧。”说着，不等冯乐答话，王思仪和贾小龙互相使了个眼色，就下车匆匆而去了。

看着他俩走远的身影，冯乐轻轻地摇了摇头，笑了笑。他换到司机位置，一踩油门，车飞快地向家的方向驶去。

推门进屋，只见沙发上坐着一个穿着新潮、打扮人时的年轻女子，正陪着何莉抹眼泪。

何莉一看见冯乐如同见了救星一般，猛地站了起来，说：“哎呀，老冯你总算回来了。”

冯乐看了一眼那女子，微笑着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还没等何莉介绍，这位漂亮的年轻女子自己倒大方地自我介绍起来，“您好，冯处长，我是牧惠，何总的秘书。”

“噢，牧惠小姐，你好，你好，请坐，咱们坐下谈。”冯乐客气地礼让着。

何莉起身又为冯乐倒了杯水，同时又为牧惠的杯中续满了水。

牧惠小姐始终面带淡淡的微笑，但她的眉宇间却凝聚着挥洒不去的焦虑不安。

“冯处长，您是何总的亲戚，我也不瞒您了，事情是这样的……”

原来二叔在办了一家服装公司和一个风机厂后，前段时

间又在闹市区开了一个集吃喝玩乐于一体的夜总会。为了招揽客源，二叔在桑拿部招来数名青年女子卖春，招来的小姐本身条件较高，对客人服务的又周到，一时间夜总会是宾客满门、生意兴隆，在本地成了一家小有名气的娱乐场所。不过用牧惠小姐的话说是树大招风，很快引来同领域经营者的妒忌，一些人借这次市里搞扫黄打非活动告了二叔的黑状，让二叔撞在了枪口上。

“前几天，我不是让何莉通知二叔了吗？告诉他近日市局要搞一次大的行动，叫他不管做什么都要注意些、收敛些吗，是不是你没说？”冯乐疑惑地看着何莉问。

何莉赶忙回答说：“我说了，我专门给二叔打了电话，把这事给他本人说了。”

牧惠小姐轻轻地叹了口气，说：“何姐说过了，不能怨他。”

“这么说二叔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了。”冯乐气得声音都有点变了。

“您先别生气，冯处长，这也不能怨何总。您知道何总平时为人豪爽仗义，在工商税各方面都有很多的朋友，而且不论这些朋友是谁，只要有困难，何总从来没有打过折扣，能帮的都帮了。”牧惠见冯乐动了气，赶忙解释道。

听牧惠小姐这样说，冯乐心想工商税这几家哪一家是省油的灯，看样子二叔平时破费可不少啊，可现在二叔却求到了自己的门下，他的那些朋友都干什么去了？“既然他有那么多的朋友，平时他对那些人能帮都帮了，现在还还用得上找我？”冯乐问。

“问题就在这儿，何总太自信了，他想到处都是自己的朋

友,关键时刻肯定会拉他一把的。所以不管是何大姐,还是别人,提醒他,他都不在乎,还说全市都关门了,他这也没事。谁知?”牧惠说到这,把头低下了。

听牧惠这么一解释,冯乐心说:二叔啊二叔,你真当你自己是谁啊?你以为有点钱你就不是你自己了。要想在这个社会上混好,不搞清楚中国历史你就甭想有出息,不学会中庸之道你就永远别想发迹。

当然,冯乐的这些想法,牧惠和何莉是不知道的,只见牧惠又张口说道:“而且,而且……”话说到这里,牧惠小姐想了想又及时把要说得话止住了。

“牧惠,你说吧,这事就靠老冯了,你现在不什么时候说。”何莉鼓励道。

冯乐对何莉的这句话打心眼里反感,什么靠老冯了?老冯在局里也只是个马仔啊,你什么事都敢揽,问题是你能不能给人家解决呀?正想着,那边牧惠吞吞吐吐地说,“而且当时何总正和一个小姐……让人抓个正着。”

此刻,冯乐心里什么都清楚了,他气愤地说:“他知道不知道?一个聪明的老板是不会和自己公司的女职员发生任何关系的。”

他正想再说下去,突然看到一丝不快在牧惠小姐美艳的脸颊一闪而过,他猛然感到自己有些失口,便及时改了语气,说:“这也难怪,谁都有六迷七糊涂的时候。”

“冯处长,你也要理解何总,当时刚好来了两个香港朋友,何总招待他们……”牧惠小姐还想替二叔辩解。

“二叔招待他们,他自己搞什么劲啊!”冯乐一听牧惠这个时候还要替二叔找理由,便有些恼怒地打断她的话。